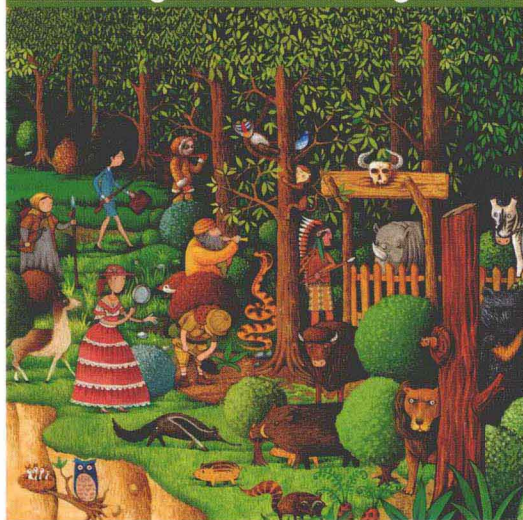


Net
and
Books

网络与书

当阅读 是一种 追猎○

阅读的狩猎
Hunting For Knowle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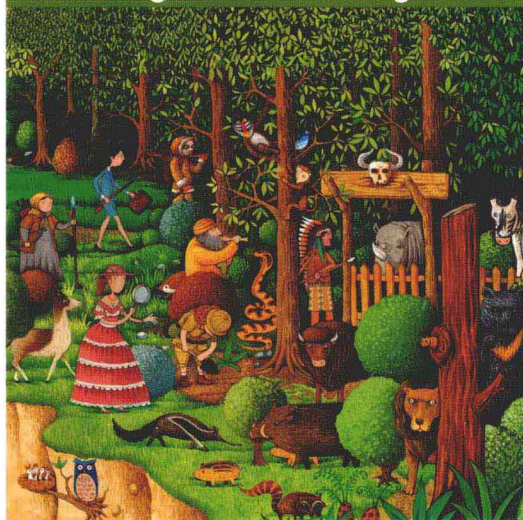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Net
and
Books

网络与书

当阅读 是一种 追猎○

阅读的狩猎
Hunting For Knowledge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当阅读是一种追猎

网络与书编辑部

7

Net and Books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Hunting for Knowledge 之外

文—郝明义

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侨，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

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么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种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不再赘言。）

◎

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学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的抱怨。

可是，很快地，我也发现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环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人来说，去图书馆借书并不是那么方便；去逛重庆南路很辛苦；到牯岭街的旧书店，狭小的空间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几近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阅读的机会，因此受了限制。如果把阅读比作狩猎，太多动作需要别人的协助时，这种狩猎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

所以，起码对我来说，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的阅读环境，意义相当特别。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开，在软体的内容上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许多书店与图书馆的公共设施也越来越方便，在硬体的设备上让人更乐于亲近。

不要谈网络了。我从网络上买来的旧书很快就越来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

所以，固然时代的推进总会破坏一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但我永远乐于从美好的那一面上观察——尤其是在阅读的狩猎这件事情上。

◎

可是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

看过《大敌当前》(*Enemy at the Gate*)那部电影吗？那个在列宁格勒战役留名的狙击手，是从小跟着爷爷埋伏在雪地里猎取野狼的。越小接触一个狩猎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一个猎人。在阅读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有关阅读，我们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学校。而今天的学校，只是一个教你如何接受阅读的喂食，而不是阅读的狩猎的环境。

我们会另外找机会再谈这个主题。

◎

把阅读比作狩猎，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说法而言，在书籍上用到“*hunting*”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for books*”，换句话说，去搜寻书来珍藏。是否阅读倒在其次。因此我们这次英文书名就定为“*Hunting for Knowledge*”，以作区别。至于*Hunting for Books*，是的，我们也会做的。

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猎中，猎物应该躲你犹恐不及。但是在阅读的狩猎中，书和知识这个猎物却是有灵的，只要你诚心找它们，它们会迎上你。 ■

CONTENTS

封面绘图:BO2

目录

4
From Rex
Hunting for Knowledge之外

Part 1 狩猎的历史 The History

10
阅读的狩猎
郝明义

20
一些阅读生态
叶原宏

22
Maps
编辑部
30
书籍的失传与再现及相关现象
叶原宏

Part 2 禁猎的历史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story

32
人类的“书仇”心理
种冲

37
几十年前的往事
沈昌文

42
台湾禁书的故事
杨渡

50
一些禁书的理由
叶原宏

Part 3 猎人们 The Hunters

52
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
唐诺

56
书林穿行断简
葛兆光

60
《爱丽丝梦游仙境》之狩猎阅读始末
朱衣

64
我的书店
王强

68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奢侈生活
朱伟

72
我的饥荒年代
朱正琳

76
佛法猎人的三个阶段
洪启嵩

Part 4
狩猎的工具与方法
Know-how

82

6类28种阅读的猎人
傅凌

92

猎人养成十九撇步
傅凌

100

选择猎物的理性与感性
郝明义

102

猎书先猎人
赵藻

104

资料库
叶原宏

106

一天傍晚的Search经验
傅凌

110

影音追寻
柯裕棻

112

咖啡的学问——
相思李舍主人的经验
蓝嘉俊

Part 5

一些足迹 Those Before Us

120

猎得鲲鹏细写真
张大春

130

钱钟书的阅读观点与方法
——Interview 张隆溪
蓝嘉俊

136

从顾炎武到Margaret Mead
傅凌、冼懿颖

Part 6

猎物的享受 Enjoyment

142

墨汁因缘，艰于荣名利禄
徐淑卿

148

历史的容颜，文化的印痕
振玮

152

孤本何辜
陈建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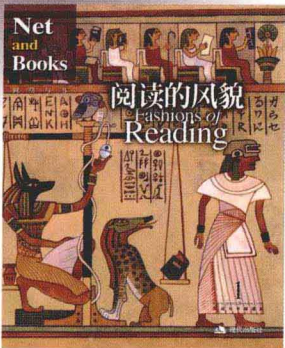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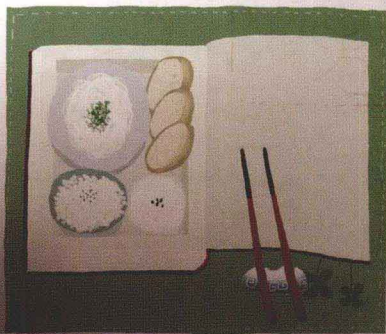
156

在森林狩猎时要阅读的50本书
编辑部

《阅读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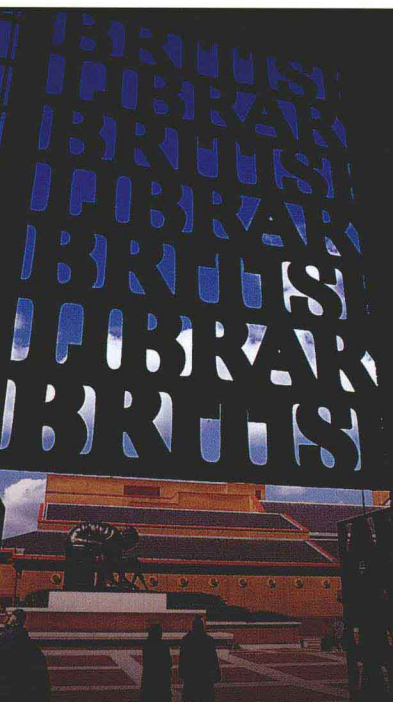
Fashions of Rea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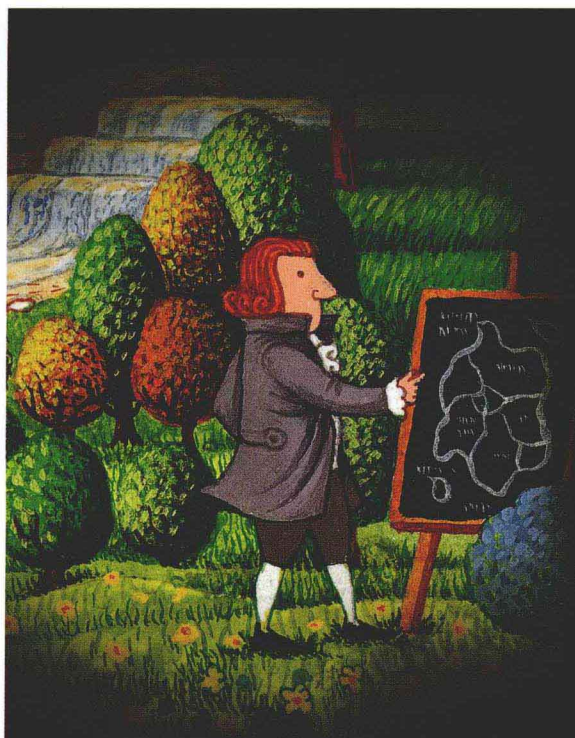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把阅读当作是给大脑的一种饮食，阅读就是供应大脑的养分。本书以人类六千年阅读的历史与发展为主题，从图像到文字，如吴哥窟壁上的雕刻，到古腾堡的活版印刷；再从文字回到图像，如WWW（全球资讯网）的使用，全都是一次阅读。此外，还介绍七个和网络相关的人、四个谈书的观点、历史名人的读书地，以及幾米和谢春德的访问。



精彩内容

- ◎ 阅读的风貌——郝明义
- ◎ 有关阅读饮食的十二事——郝明义
- ◎ 幾米的图像阅读经验——编辑部
- ◎ 重度书痴的黄金守则——张惠言
- ◎ E世代解忧书七帖——编辑部





Part 1

狩猎的历史

The History

阅读的狩猎

当审判之日来临时，一些有名的征服者、律师和政治家都来接受他们的报偿——他们的皇冠、桂冠以及刻在大理石上的永恒的名字。而当天主看见我们腋下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略带羡慕地向彼得说：“你看，这些人不必给他们任何报酬，因为他们在人间已经热爱过读书。”

——Virginia Woolf

文—郝明义

2002年周振鹤先生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从马礼逊开始，最早编写英汉字典的一些外国人。那年秋天，我去上海和他见面，从他的文章问起最早编写英汉字典的中国人又是谁。我第一次听到“邝其照”这个名字。

接下来，我想对这个人以及他所编的字典多了解一些。但是非常困难。首先，据周振鹤所说，邝其照编的英汉字典，目前仅存的一个版本是在东京的一个御茶之水图书馆。（我请人去看，但那个图书馆当时正在长期封馆。）再来，找不到什么书可以读。我唯一读到的书面资料，是在北京图书馆里查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翻译与字典》。那篇文章提到，据说当年连福泽谕吉学英文都是用邝其照编的英汉字典。

这样，我对邝其照的好奇越来越强了。这个才不过一百多年前，并且很有关键位置的一个人物，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淹没，消失不见了？

当然，网络搜寻引擎帮我找到一些有趣，但是零碎的资料。

譬如，我找到了这样一条：“第四批官费留学生刘玉麟、林联辉、周传谔等30人由邝其照率领，在上海搭万昌公司轮船动身赴美。《徐愚斋自叙年谱》”以及这样一条：“（广州）聚龙村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故居该村3号的邝其照，曾任清朝政府派驻新加坡的商务领事、驻美商务参赞助理等职。”

当年12月我去东京参加一个有关亚洲出版的研讨会。会后循例去神保町的书店街逛了一圈，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本《兰和·英和辞书发达史》（永嶋大典／著）。回来一翻阅，我被书后一个14页的附录《英语辞书史年表》震住了。邝其照和他所编的字典，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英语学习字典史上，共出现了3条。日本人保留的资料，让我第一次印证了周作人说法的可能。

其后我在网络上查到关西大学一位内田庆市教授有一本书谈到邝其照，设法用Email联络上他，取得他的书一读。这本书和大约同时沈昌文先生从北京传来的一篇文章，帮我解开了邝其照的字典为什么消失了的谜团：原来1899年，他的字典经过修订、增补之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英汉字典：

《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

那年12月出版的《词典的两个世界》里，终于有了一篇把邝其照的面貌稍微介绍得清楚一点的一千字文章：“邝其照，字容阶……1868年，邝其照著的《字典集成》在香港的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后来第三版时改名《华英字典集成》……书成初版的那一年，是日本明治元年，正是中日两国国力消长互见的年代……1899年增田藤之助也据以‘校订编纂附译’而成《英和双解熟语大辞汇》（英学新志社出版）……”

我对邝其照的了解仍然只是皮毛，只是，多少有了一个起点。

◎

阅读，从来都是一种狩猎。

狩猎的对象，也许只是隐约风闻的一本书，也许只是一个飘渺不明的人物，然后我们从开始激起好奇，到进入茫然不知所从的迷雾，到发现蛛丝马迹的线索，到终于锁定方向，一路动员所有的感官来进行追踪。

而就我狩猎邝其照的这段经过，事后有两个归纳。

第一，从大约一百五十年前起到今天，知识丛林所形成的广度与速度，是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的。因而，知识极易遭受淹没与遗忘。才不过一百年前的人物，并且还是很关键位置与事件的一个人物，一下子就可能消失不见。

第一个阶段，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因此，在中国是大约第9世纪以前的事；在西方，是15世纪中叶之前的事。这个阶段最大的特色，是猎物并不多，看到猎物的机会也很难。图为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Corbis



第二，从大约20世纪最后10年起到今天，一种新的狩猎方式正因为网络时代而形成。这个新的方式是一种组合。分解我自己的这段经验，其中包括了：

一，与人的接触——你仍然必须亲自面访一些人来问路。

二，图书馆的使用——查阅散落期刊、书籍中的资料。

三，网络的使用——网络会帮你寻找理性意识所不及思考的一些角落、碎片。（前面说的那两条网络资料，一条载于大陆一个职成教育网站的“大事纪”里，一条载于一个华人社区网站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摘文。）

四，旅行——实际去上海和东京一趟，还是有不同的作用。

五，书店的使用——随意浏览书店书架上的藏书，和网络书店的作用还是大不相同。

六，兴趣杂一点的阅读——不然，你怎么会发现一本谈英和字典发展史的书后的附录，会隐藏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本英汉字典的资料？

七，朋友的协助——要有一些好管闲事的朋友帮忙搜寻。

八，多几种外语的帮助——网络把各种语言的知识都连在了一起，谁懂得多一些外语，谁就多探寻一些丛林的角落。

九，书的作用——许多知识，仍然只存在于书中，而不在网络上。

◎

过去的狩猎，不是这样的。

阅读狩猎之变化，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因此，在中国是大约第9世纪以前的事；在西方，是15世纪中叶之前的事。

第二个阶段，是印刷术发明之后，直到19世纪后叶。

第三个阶段，19世纪后叶到20世纪最后10年之前。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www诞生，网络兴起以至今。

◎

第二个阶段，是印刷术发明之后，直到19世纪后叶。这个阶段最大的特色，就是猎物多了，丛林密了。图为1520年一幅有关印刷术的版画。

第一个阶段，印刷术发明之前，最大的特色是猎物并不多，看到猎物的机会也很难。

“当是时……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

这是苏东坡在一篇感叹印刷术发明之后，大家得书易却不读的文章里，回顾周朝时候一书难求的情况。秦汉之后，虽然因为纸的发明而有些改善，但这种情况的根本并没有变，一直到五代、宋朝印刷术大兴之前，都持续如此。因此苏东坡还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犹恐不及。”（《李氏山房藏书记》）

中国如此，西方由于纸张的引入更晚，中世纪教会知识的垄断更重，书写文字拉丁语和各地口语的分离，造成情况之严重，更不在话下。

◎

印刷术发明之后，阅读的狩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色，就是猎物多了，丛林密了。

中国的例子，唐代晚期先是多出佛经与历书，五代开始刻印群经，而到宋代大放异彩，终至于苏东坡所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言，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于此”，成就了不但有宋一代的辉煌，也开启了其后将近一千年的文化高峰。著作的人多，出版的人多，阅读的人多，交相繁衍出一个绵绵密密的阅读丛林。

中国如此，西方的情形更以倍计。1455年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之后，欧洲各地的语言与文字开始萌现蓬勃的生命，这些各放异彩的文字再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等等思想与创作，上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下接启蒙时代与工业革命，不只蕴育了百花争放的文化，也为人类文明整个前进一步做好了准备。再度，著作的人、出版的人、阅读的人，相互激生出一个庞然巨然的阅读丛林。

阅读的丛林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免一些副作用。其一，是像苏东坡所感叹的，在猎物随手皆是的环境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手不观，游谈无根”。其二，是像培根所感叹的，在猎物随手皆是的环境里，“有些书可浅尝即止，有些书可囫囵吞枣，只有极少数的书值得细嚼慢咽。”

这就是阅读的狩猎第二个阶段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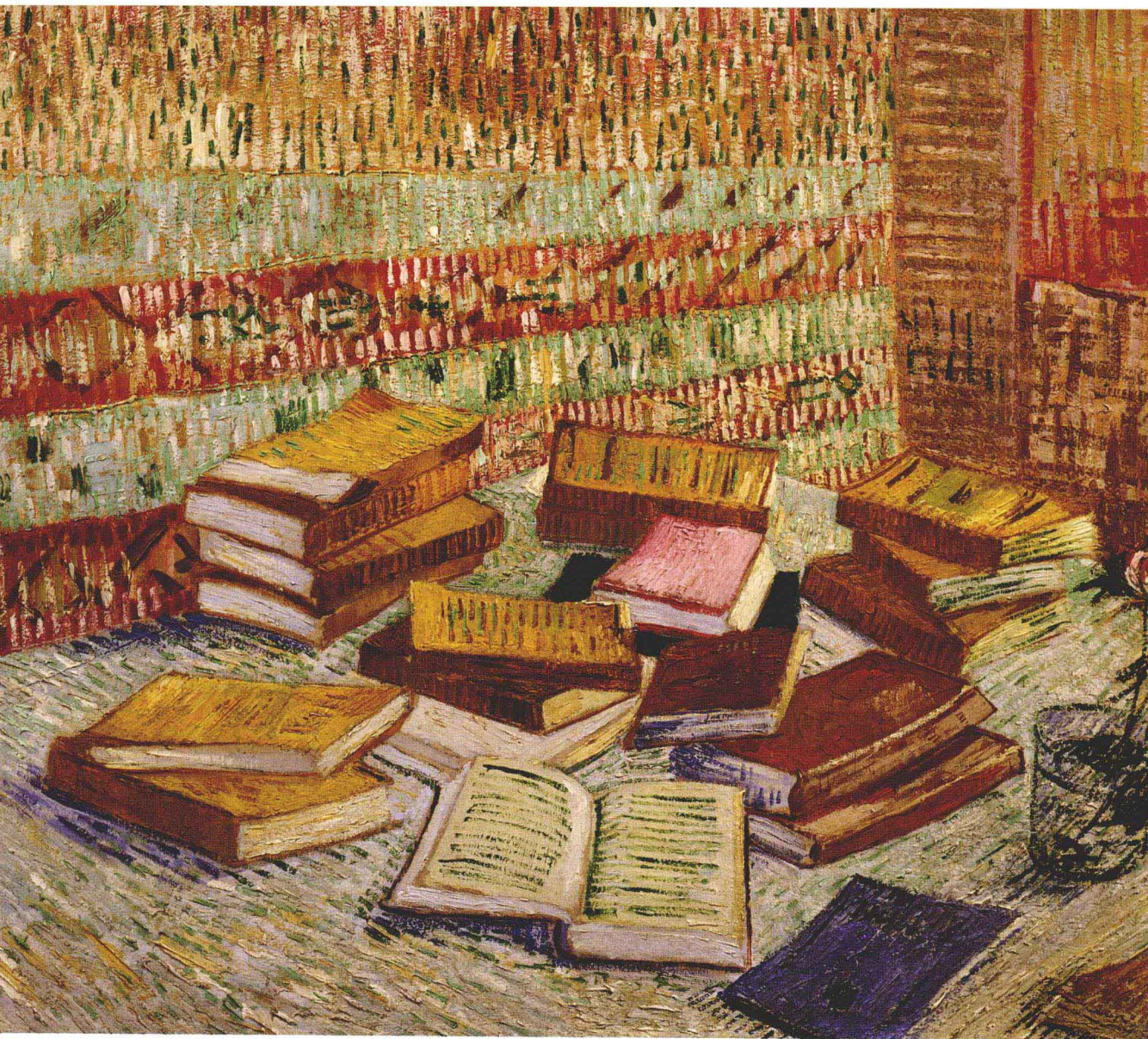
◎

从19世纪下半开始，阅读的狩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西方开始的，由于前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的兴起。美国独立已经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进入大开大阖的发展时期。日益富裕的民间，对未来、对文化，产生无与伦比的渴望与信心。

即使隐居到湖边的梭罗，都留下了这段话：“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为什么不享受十九世纪的方便？……像那具有高雅鉴赏力的贵族，终日沉浸于那些培养其文化素养的事物之中……让乡村也这么做……由于我们的情况已够繁荣，我们的资源应较欧洲贵族丰富。新英格兰应能聘请世界上一切的

第三个阶段，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最后10年之前。出版的产业化、家电汽车的现代化发展、图像阅读的兴起，使得猎人、猎物、狩猎的工具、丛林的环境，都不但在暴增，并且有了异变。中文世界，还多了些政治因素的干扰。图为梵高的画：the Parisian Novels。



Corbis

贤者来此讲学……使我们的生活不再狭隘……因而我们所有的，不是贵族之人，而是贵族乡村。”19世纪中叶的美国，新生的经济与求知若渴，相互激荡，在文化上成了欧洲的一个新大陆。美国，为一个新阶段的大规模出版产业，平整出一块偌大的发展腹地。

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出版产业的技术与观念，挺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业革命之后，印刷机器的大幅改进，是硬件上的突破。像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统一印刷字体的使用规则，

并建立书籍的整体设计概念，是软件上的突破。等到进入20世纪再出现的平装本革命，则是行销与经营的突破。而所有这些和出版相关的硬件、软件、行销、经营的突破，都随着美国市场的扩大，而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移植。

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出版产业的运作概念、方法与机制，也给原来就绵延浓密的阅读丛林，带来了由量变而质变的变化。

英国的外交家格莱爵士（1st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1862~1933）有一段话谈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明这种变化的来龙去脉：

“在旧社会里，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一定不难，那时候的人，生活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波动，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做，于是看书的机会自然就多起来……铁路、火车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使人口的流动增多起来，虽然这样子，人们留在家里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但是相对地，在漫长无聊的旅途上，却又是一个最佳的阅读时机，所以交通的发达，对阅读的影响可说是利弊参半，可是汽车多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人们花在东晃西荡的时间多起来，那样晃荡的情况下，阅读虽非绝对不可能，但至少想在车上阅读是非常吃力的。”不止如此，电的出现也关系重大。“电话的使用，不但扰乱心境的宁静，而且也把完整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电气事业的发达，虽然为人类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却更把人们原来寻求读书之乐的时间都剥夺了去。此外，诸如电影事业的发达，航空事业的进步，都使现代人不易养成读书的习惯，就算能养成，也不容易持之有恒。”（摘自《阅读的艺术》·志文出版）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www诞生，网络兴起以至于今。丛林原来和我们有个主客观的距离，但突然间，我们发现每个人都一下子置身丛林浓密的深处——丛林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唯一的世界。

格莱没来得及目睹电视走入家庭之后的影响，但是他注意到另一个现象：“画报的流行，也是一件大大不利的事，有了画报，人们不但不想阅读，而且也不常思考了……在土耳其希腊战争期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人，表示他希望土耳其能打赢这一仗，原来他或她（我连这个人的性别都不屑一提）认为，从图像看起来，似乎凯末尔将军比较像好人。”

格莱说的，是图像阅读出现后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混合着上述其他的现象，归纳出阅读狩猎三个阶段的特点：猎人、猎物、狩猎的工具、丛林的环境，都不但在暴增，并且有了异变。

从这个阶段开始，知识（即使很关键）容易遭受淹没与遗忘，是可以想像的事。

◎

中国进入阅读狩猎的第三个阶段，时间略晚于西方。鸦片战争，尤其甲午战后。

突然间，一个曾经自成天地、自有系统的知识与阅读的丛林，被大量奇形怪状、前所未见的巨兽所